

全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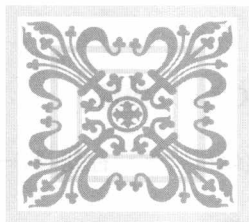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美国]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著

徐妍/译

广州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小 妇 人



•



[美国]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著

徐妍 译

广 州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妇人 / (美) 奥尔科特著; 徐妍译.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7. 1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ISBN 978-7-80731-424-0

I. 小… II. ①奥…②徐…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6819 号

-----Little Women-----

书 名 小妇人
责任编辑 杨 斌
责任校对 王燕磊
封面设计 广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插图绘画 张馨引
装帧设计 李 英

出版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21)
印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大观路科学城莲花砚路丰彩工业园
邮政编码: 510660)

规格 889 × 1194mm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93 千字 插画 4 幅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
印数 1 ~ 8000 册

书号 ISBN 978-7-80731-424-0
定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

前 言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在美国图书协会、美国教育协会为美国乡村小学精选的一百种必备图书中，您正在捧读的这本《小妇人》列居榜首。它最早出版于一八六八年，一百多年来在美国长销不衰，作品以秀丽而流畅的语言、平实而细腻的叙述、简单而深远的构思，成为美国大众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其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因而一举成名，成为十九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父亲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哲学家和乌托邦主义者，其思想深受当时知名文人学者们的推崇。母亲阿比盖尔·梅是个质朴、坚毅、恪守传统妇道的身体力行者，这与父亲深邃而浪漫的个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父母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特质使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从小便成长在传统束缚与创作自由的矛盾冲突中。

由于父亲一生沉湎于对理想的追求，无暇顾及家庭生活，致使奥尔科特一家长久以来都过着拮据的日子。少女时期的

路易莎不得不从事各种工作来帮助维持家计，她先后开过小型学校，为人帮佣，担任家庭教师，做针线活，从事小区服务工作，替报刊写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利用打工闲暇时间和姊妹们参加业余戏剧的演出和编撰剧本……在她二十八岁之前，奥尔科特一家为了生计举家搬迁了二十九次。生活的颠沛流离不但没有减弱大家庭的和睦与欢乐，反而让一家人在艰苦的生活中相互扶持，更加亲密无间。这种家庭环境，造就了路易莎乐观上进、不畏艰难的性格特质，奠定了她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方向。用她自己的话说，生活的强烈需要是促成她成为专业作家的主要因素。

家庭厚实的文化底蕴和自身丰富的生活阅历，为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丰富多样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的作品涉及儿童文学、长短篇小说、诗文与时论等各种领域。一八六二年美国内战期间，她自愿担任华盛顿的军事医院护士，并以此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她的第一篇成功之作《医院速描》。一八六八年十月，路易莎完成了《小妇人》的上部，作品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轰动，创下惊人的销售量，从此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受到广大读者的景仰。一八六九年四月，《小妇人》下部正式出版，全书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一部少年读物。从此，路易莎有了足够的钱继续从事写作，相继出版了《一位传统女子》、《小男人》、《野性的燕麦田》、《八个表亲》、《盛开的玫瑰》、《乔的男孩》等等大量作品。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终生致力于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创作，并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晚年的路易莎在写作的同时活跃于推动妇女参政及禁酒运动。由于长年劳累，她的身体极度虚弱，一八八八年三月四日，路易莎探望病危的父亲，自己也不幸身染重病，在安葬父亲的当天（一八八八年三月六日）于美国波士顿辞世，享年五十三岁。

《小妇人》几乎就是作者路易莎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书中通过对马奇一家四姐妹和邻家男孩劳瑞成长历程的描写，

真实地反映了南北战争期间新英格兰地区乡村小镇的社会风貌，颂扬了小市民纯朴无私、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故事简单自然，情节生动感人，作品最早成功地描绘少女的生活，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少女形象。

马奇一家四姐妹中，大姐梅格是一位料理家务的能手。她聪明漂亮，心灵手巧。虽然心驰高贵但不为金钱所诱惑；为了爱情而甘于贫困，放弃了马奇婶婶的遗产，嫁给了清贫的布鲁克先生，过着苦中带甜的幸福生活。梅格贤惠的淑女风范，正是生活艰难的大家庭中长子长女的典型形象。

老二乔，喜欢写作和表演，梦想成为作家。她是一个苗条活泼的女孩，泼辣直爽，无拘无束，毫不掩饰对习俗的蔑视，并引以为豪。她一心只为实现梦想而奋斗，拒绝了劳瑞的求婚，坚定不移地要当一名老处女，以便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妹妹去世后，陷入悲伤和寂寞之中的她被朋友巴赫教授俘获了芳心，两人萌发了爱情，继而成为一个幸福的小妇人。

老三贝丝，酷爱音乐，在书中是一个善良无私，至善至美的典型。她殷勤温柔，沉静多思，不幸染上猩红热，虽经精心治疗得以康复，但几年后旧病复发，离开了人世。

小妹艾美，喜欢绘画。她天真烂漫，完全一个美人坯子，希望嫁个有钱的丈夫，只是那个小时候伤残的鼻子成了她历经磨难根源。善良坚强的她以扶贫济穷为己任，在欧洲与劳瑞邂逅重逢，两人的感情在原来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很快结成了夫妻。

书中的父亲马奇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军队牧师，母亲马奇太太是一位善良纯朴、精明能干的持家能手。尽管家境贫寒，但马奇家的四姐妹对任何事物都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她们一方面张扬个性强调尊严，另一方面自我约束自我完善，她们总是在不停地找出自己的缺点并努力改正，独立自强、乐观向上、友好善良是四个女孩共同的闪光点。她们孜孜追求理想和幸福，认为永远和她们爱的人和爱她们的人生活在一

起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事。马奇四姐妹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伟大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也赋予了《小妇人》超越时代和国度的生命力，使之成为世界上不朽的经典名著。

《小妇人》向我们诠释了幸福的真谛。它从一个平凡的“小妇人”的角度告诉我们：人们所追求的幸福原来可以很简单，那就是能与亲人、爱人平安相守，能与身边的人们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为了凸现这一主题，小说里随处可见人们彼此真诚互助的感人场景。在圣诞节的早晨，为了帮助饥寒交迫的穷人，马奇太太动员四个女儿捐献了她们的早餐；邻居劳伦斯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慷慨地送来了一顿丰盛的菜肴作为对四姐妹的补偿，而在此之前双方并未有过往来，正是助人为乐这种美好的品德，拉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一百多年以来，《小妇人》的读者遍及全球，并多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被改编为卡通剧和漫画书。对于《小妇人》及其所描述的家庭故事，有人曾经夸张地形容“几乎全世界每一位少女都知道”。无论这种对《小妇人》的推崇与褒扬是否言过其实，人们对书中所演绎的生活哲理总是深信不疑——

的确，“生活其实十分简单，简单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编委会

目 录



第 一 章 朝圣者	1
第 二 章 圣诞快乐	12
第 三 章 劳伦斯家的小男孩	23
第 四 章 重负	35
第 五 章 与邻为善	46
第 六 章 贝丝发现富丽宫	60
第 七 章 艾美的屈辱谷	67
第 八 章 乔遇上了魔王亚玻伦	74
第 九 章 梅格初踏浮华场	85
第 十 章 匹克威克会和邮局	104
第 十 一 章 实验	109
第 十 二 章 劳伦斯营地	120
第 十 三 章 空中楼阁	141
第 十 四 章 秘密	151
第 十 五 章 电报	163

第十六章 家书	172
第十七章 小信徒	181
第十八章 阴郁的日子	189
第十九章 艾美的遗嘱	197
第二十章 密谈	206
第二十一章 劳瑞无事生非,乔大事化小 ...	215
第二十二章 浪漫的芳草地	228
第二十三章 马奇阿婆歪打正着	236

第一章 朝圣者

“圣诞节没有礼物，还算过节吗？”乔躺在地毯上嘀咕着。

“当个穷人真不幸！”梅格瞧着自己的旧衣衫叹息道。

小艾美吸了吸鼻子，委屈地插了一句嘴：“上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有的女孩儿要什么有什么，有的女孩儿却什么也没有。”

“可我们有爸爸、妈妈，还有咱们大家啊。”只有贝丝缩在角落心满意足地说。

刹那间，四张年轻的面孔都因这句温馨的话焕发出光彩，在炉火的映照下更加熠熠生辉，但随即又暗淡下来。

“可我们现在没有爸爸，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乔幽幽地说道。

她没有说出“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了”这句话，可每个人都在心里暗暗添上了这一句。爸爸正在远方打仗。

一时间，大家都不吭声了；不一会儿，梅格定定神说道：

“大家知道妈妈为什么提议圣诞节不赠送礼物吗，她认为这个冬天男人们都在军队里受苦受难，咱们不该花钱享乐；我们既然帮不了什么忙，就应尽点微薄之力。她还要求我们要高兴地去做呢，可我真的高兴不起来。”梅格摇了摇头，懊丧地想起了所有那些她稀罕的东西。

“我可不觉得咱们花的这点钱能有什么用。咱们一人捐一块钱，也帮不了军队多大忙。我赞成，也不期望能从妈妈或你们那里得到什么礼物，但我确实很想买一本《水中仙女与

骑士》^①，我渴望很久了。”乔说。她是个书迷。

“我也还打算买本新乐谱呢。”贝丝说完，叹了一口气，但声音轻得恐怕谁也没听到，除了壁炉刷子和墙上的挂钩。

“我要买一盒费伯公司的漂亮画笔，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艾美斩钉截铁地说。

“妈妈又没说我们的钱具体怎么用，她不会真的希望我们两手空空。我们就应该爱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些钱是我们用劳动换来的，用了它也是心安理得。”乔叫出声来，同时很有绅士风度地瞅了一眼自己的鞋跟。

“就是啊——我可累得够呛，几乎从早到晚都去教那些讨厌的小孩，我多想待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啊。”梅格又开始抱怨了。

“你才没我一半辛苦呢，”乔说，“如果要你一连几个小时都陪着一个神经质的老太太，听她唠唠叨叨，对你指手画脚，无论你怎么做她都还是不满意，那时你就真恨不得大哭一场了，要不就情愿离开这个世界。”

“按理说不该怨天尤人，但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刷碟洗碗，收拾房间更糟的事了。我真担心我的手变得又僵又硬，不能练好琴。”贝丝瞧着自己粗糙的双手叹了口气，这回大家都听到了。

“我才是最惨的呢！”艾美叫道，“你们用不着去学校忍受那些女孩儿的傲慢，她们总爱指画你的功课，讥笑你的衣着，鼻子长得不够好看也要品评一番，甚至爸爸没钱，她们也要标榜他。”

“恐怕你说的是诽谤爸爸吧，那不叫标榜，又不是给爸爸做宣传。”乔笑着纠正她。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用不着你来‘纠正’。说话太过于斟酌字眼儿，就不能大量使用词汇了。”艾美气呼呼地反唇相讥。

“别吵了，妹妹们。乔，难道你就不想拥有我们小时候

① 德国文学家弗雷德里克·亨利希·卡尔·德拉莫特(1777 - 1843)所著的浪漫主义传奇。

爸爸亏掉的那些钱吗？天啊！如果我们不用忧虑生活，那该多么幸福美好啊！”梅格叹道。她仿佛回到过去的好时光。

“但你曾经说过，我们要比皇家的儿女们幸福，他们那么有钱，却整天钩心斗角，一辈子都享受不到天伦之乐。”

“我是说过这些话，贝丝，并且现在也还是这么认为；虽然我们工作辛苦，可我们也会找乐子，正如乔说的，我们是顶热闹的一群。”

“乔就是爱用这种粗俗的字眼！”艾美抨击道，不以为然地瞟了一眼在地毯上躺着的长身影。乔立即坐起来，把手插进口袋，吹起了口哨。

“别这样，乔，男孩子才会吹口哨！”

“所以我才这样。”

“我讨厌没有修养、不懂规矩的女孩子！”

“我厌恶矫揉造作、虚情假意的黄毛头！”

“鸟儿在小巢中和好了。”贝丝突然怪腔怪调地唱道，她一向都是和事佬。正在斗嘴的两人停下了，尖锐的吵闹声音顷刻变为嬉笑，一段“恩仇”就此化解。

“我说你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梅格以大姐的身份开始了教导，“约瑟芬，你已经大了，别再耍男孩子的把戏，应该收敛一点儿。小的时候你这么做还没关系，现在你已长高，而且也盘起了头发，就该注意要有淑女的样子。”

“我才不要呢！”乔嚷道，“盘起头发就要做淑女，那我就梳两根辫子好了，直到二十岁。”乔随手扯下网巾，让一头栗色的头发披散开来。“我恨我要长大，做什么马奇小姐。我恨将来要穿那种拖地的长礼服，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我喜欢玩男孩子的游戏，做男孩子的活儿，我真讨厌自己是个女孩子。做不成男孩我已经够失望的了，可现在更糟糕，当了女孩子却还要像个死气沉沉的老太婆一样，整天待在家里，编这个，织那个，想着都烦。我多么想远走高飞，跟爸爸一起去打仗！”乔不停地甩动蓝色的军袜，把里头的棒针弄得啪啪乱响，线团也滚到一边。

“可怜的乔！真是不幸，可有什么办法呢；要不你就起个男孩子的名字，扮演我们的兄弟好了。”贝丝一边说，一边用手轻柔地抚摸靠在她膝前的头发乱蓬蓬的乔的脑袋。

“至于你，艾美，”梅格接着说道，“你就是太一本正经，太讲究。你现在还小，那神态看起来还挺有趣，可你要再不注意，说不定长大后就变成装模作样的傻瓜。如果你不是刻意做出那种正儿八经的样子，你的言谈举止倒还是挺自然优雅的，但你刚才的谬论和乔的傻话一样，是半斤对八两。”

“乔是个假小子，艾美是个小傻瓜，那我是什么呢？”贝丝问道。

“你是个小可爱噢。”梅格亲切地答道。没人反驳她的话，因为这个“小耗子”是全家人最疼爱的。

现在，小读者们一定都在想“主人公们长什么样儿啊”，那咱们就趁这会儿简单描述一下吧。

大姐梅格丽特，今年十六岁，长得丰腴、美艳。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张柔和的嘴巴，白皙的双手，加上一头轻软绵密的棕色头发，她为此很自得。

乔，十五岁，身材修长，肌肤褐色，整个儿一匹小马驹似的。嘴巴有棱有角，鼻子很俏皮，灰蒙蒙的眼睛，目光闪烁，时而热烈，时而佻巧，时而若有所思，仿佛能洞察所有事物。她的美丽，还在于一头浓密的长发，长发时常用网巾绾起，免得散开碍事。她肩膀圆润，手大脚大，衣衫松垮垮的，长长的四肢好像永远不知道该往哪儿摆放，总是弄得手忙脚乱。少女很快就要长成小妇人了，因此神情中时常多了一些不自在。

伊丽莎白，十三岁，大家都叫她贝丝，是个面孔红彤彤、头发光溜溜、眼睛水汪汪的小女孩儿，斯斯文文的，说话细声细气，从来不开火。她很腼腆，似乎就喜欢蜷缩在自己的欢乐世界中，只有遇到她信任和喜爱的人，才壮着胆子走出来。难怪爸爸管她叫“小乖乖”，这名字真的再合适不过了。

艾美呢，就像传说中的雪姑娘，苍白、纤细。一双湛蓝

的眼睛，金黄的头发卷曲着披落肩头，老是摆着一副矜持的淑女模样。尽管她最小，却是最重要的人物，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究竟她们四人的性情如何，大家慢慢就会看到了。

姐妹四人住在这间老房子里，墙上挂了一两幅美丽的图画，壁间插满了书籍，窗前的菊花和圣诞蔷薇正在绽放，屋里充满了温馨和恬静。褪色的地毯，简陋的家具丝毫不影响屋里的舒适。屋外，腊月的雪花在静静飘落，屋内的炉火则哗哗剥剥地欢歌。每到黄昏时分，姐妹四人总要坐下来借着暮色编织手工。

座钟敲响了六下，贝丝已清扫好壁炉前的地面，便烘上一双拖鞋。姑娘们看到这双旧鞋，便想起妈妈要回家了，不由得心情愉悦起来，准备迎接妈妈。梅格停止了教导，点亮了油灯。艾美不用人吩咐，就离开了安乐椅。乔则坐起来，忘记了疲惫，把拖鞋挪近炉火。

“鞋子快破了，妈咪得换双新的。”

“我要用自己的钱买一双给她。”贝丝说。

“不，我来买！”艾美争道。

“我最大——”梅格还没说完，就被乔坚决地截断了她的话：“爸爸不在家，我就是家里的男人，爸爸出门前吩咐过我，要好好照顾妈妈，所以应该是我来买拖鞋。”

“我看这样吧，”贝丝说，“咱们每人送一份圣诞礼物给妈妈，我们自己什么也不要。”

“就知道你会这样，真是我们的乖宝贝！可我们送什么呢？”乔嚷道。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突然梅格像是从自己漂亮的双手中得到了启发，她宣布道：“我要送一双精美的手套给妈妈。”

“那我送她一双正宗的军靴。”乔叫道。

“我送几条镶边儿的手帕。”贝丝说。

“我准备送一小瓶科隆香水，妈妈喜欢这个，而且价格也不算太高，我还可以省下一点钱买画笔。”艾美接着说。

“我们怎么把礼物送给她呢？”

“放在桌子上，把她带进来，让她打开包装。大家忘了咱们是如何过生日的吗？”乔回答道。

“每次轮到我戴着花冠坐在大椅子上，看着你们逐个上前送上礼物，吻我一下时，我心里都很惊慌。我喜欢你们的礼物和亲吻，可是要我在你们面前打开礼物，我会很不自在。”贝丝说道，同时边烘面包，边取暖。

“我们先别声张，让妈咪以为我们在为自己准备，我们要给她一个惊喜。梅格，我们明天下午就去采购；圣诞夜的话剧，还有别的事情等着做呢。”乔说的时候背着双手，在屋里来回踱着，仰着的鼻子快翘到天上了。

“演完这回，我就不再演了，我长大了，不再适合参与这些活动了。”梅格说。她对“化装”晚会一直童心未泯。

“你才不会那么做呢，只要你穿上白色的裙子，戴着金纸做的配饰，披开飘逸的长发，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表演，你天生就是个最佳演员。要是你不参加演出，我们的戏可就完了。”乔说道，“今晚我们就开始排练。尤其是艾美，要多练几次昏倒的那幕，你演的时候总是生硬得像根拨火棍。”

“那有什么办法！我从来没见过人晕倒。我可不想像你那样咚的一声就倒下去，把自己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我最多将就着轻轻地跌倒，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安排我体面地跌倒在椅子上。即使乌戈拿手枪指着我，我也还是这句话。”艾美驳嘴道。她的确没有表演细胞，只不过是她长得瘦小，任她怎么呼叫，剧中的歹徒也能毫不费力地把她扛起来。

“看着，你就像这样子做。”乔紧握着双手交叉在胸前，跌跌撞撞地满屋子走着，喉咙发出尖叫：“罗德里奥！救救我！救救我！”

艾美学着乔的样子在后面摇晃地走着，可她的肢体硬邦邦的，发出的呼救声没有一点儿害怕和痛苦的感觉，反而像是被针刺了一下。乔绝望地叹了一口气，梅格却哈哈大笑，贝丝饶有兴致地看着，把面包烤糊了也不知道。

“不可救药！到时你尽力而为吧，要是观众笑你，可不能怪我。梅格，到你演了。”

接下来就顺畅多了，堂·佩德罗一连念了满满两页纸的批判宣言；女巫阿加炖了一锅滚沸的蛤蟆汤，妖里妖气地对着它们念了一条恐怖的咒语；罗德里奥奋力挣断了身上的锁链，乌戈“哈！哈！”狂笑着，在悔恨和砒霜的折磨下死去。

“这真是最精彩的一次！”梅格搓着麻木的手肘从地上坐起来，她在这场戏里扮演一个最终死掉的坏蛋。

“乔，你怎么可以写得这么精彩，又演得这么出色！我看莎士比亚都要自愧不如了。”贝丝喊道。她坚信自己的姐妹才情出众，无所不能。

“过奖了。”乔谦虚地说道，“平心而论，《女巫的诅咒》确实是部不错的悲剧，但我还想尝试演《麦克白》，只要我们给班柯一扇地板门的话。我早就想演那个刺客了。‘在我面前的是一把刀子吗？’”乔低声念道，转动着眼珠，两手向空中抓去，那神情就像她见过的一位著名的悲剧演员。

“这是烧烤叉，糟了，你把妈妈的拖鞋放上去了，那不是面包。贝丝看入迷了！”梅格叫道。众人捧腹大笑，排练随之结束。

“姑娘们，真高兴看见你们这般快乐。”门口传来一串愉悦的声音，演员和观众一起转过身来，迎进一位身材高挑、和蔼可亲的妇人。她穿着简朴，却气度不凡，脸上的神情安详、从容，永远给人一种能避风雨的感觉。在这群姑娘们的心中，这位披着灰色外套，戴着旧式女帽的人就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母亲。

“我的宝贝们，今天过得好吗？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没空回来吃饭，我还要把明天准备发运的箱子安置好。有没有人来过，贝丝？梅格，你的感冒好点没有？乔，你看起来很累的样子。过来吻吻我吧，宝贝。”

马奇太太一边慈爱地问长问短，一边脱下淋湿的外套，换上早已烘暖的拖鞋，坐在摇椅里，把艾美拉到膝前，准备

享受忙碌的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姑娘们纷纷行动起来，各显神通，要把家里布置得更加舒适宜人。梅格摆放茶桌；乔又是抱柴，又是搬椅子，结果把柴摔了一地，椅子也撞翻了，弄得屋里尽是声响；贝丝恰好相反，无声无息地奔忙于卧室与厨房之间；艾美则袖手旁观，指挥大局。

当大家围在桌前坐着的时候，马奇太太乐呵呵地说：“晚饭后，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大家脸上立刻展现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贝丝顾不上手里拿着的饼干，拍起了手掌，乔甩开餐巾，大喊道：“信！信！一定是爸爸的信！”

“你说对了，爸爸给我们寄来了一封愉快的长信。他说他一切都好，能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季，我们不必为他担忧。他还祝我们圣诞快乐、万事如意，并且给你们每人一段特别的祝福。”马奇太太边说边拍口袋，似乎里面是无价之宝。

“快点吃！艾美，别只顾对着盘子傻笑，瞧你那笑到指头颤动的样儿。”乔催促道。她一心想着赶快吃完看信，喝茶时不小心被呛到了，涂了奶油的面包掉在地毯上。

贝丝不再吃了，悄悄走到幽暗的屋角坐下，想象着即将到来的幸福情景，直到大家吃完饭。

“爸爸真是伟大，他早过了征兵的年龄，身体也有些小恙，但他还是去做随军牧师。”梅格深情地说。

“我真想去当个鼓手，或者——怎么说好呢？当个护士也行，这样就可以呆在爸爸身边帮忙。”乔慨叹道。

“到那里要睡帐篷，吃乱七八糟的食物，用锡杯子喝水，一定十分难受。”艾美抱怨道。

“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妈咪？”贝丝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除非爸爸病了，否则我们还要等好几个月。他一向尽职尽责，如无意外，都会坚守岗位，谁也不能要他提早一分钟回来。好了，我们还是来读信吧。”

大家围到炉火前，妈妈坐在大椅子上，贝丝坐在她脚边，梅格和艾美一人一边倚着椅子的扶手，乔故意站在椅子后面，